

青春
小说

我们的大学，是一次葳蕤的成长，很慌乱，也很认真。

Biandi Chongdong

遍地冲动

佐伟◎著

原来男子汉是这样炼成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

Biandi

Biandi Chongdong

遍地冲动

佐伟◎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遍地冲动 / 佐伟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227-04151-1

I. 遍… II. 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55180 号

遍地冲动

佐伟 著

选题策划 戎爱军

责任编辑 戎爱军

封面设计 石磊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151-1/I·1109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们的大学，是一次葳蕤的**成长**，很**慌乱**，也很**认真**。

第一章

1

龚杰十七岁不到就迈进了大学，学的是中文。刚开始还好，谦称为不学无术的混子，后因文才卓荦，慢慢就溜成不学自通的才子。而才子的求学生涯往往是曲折、离奇、让人费解的。

龚杰所在的中文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给才子的疯狂提供了较好的施展平台。

中文系往往是大学里最烂的系。这所学校里，中文系男生的宿舍楼是学校最破的一幢楼。为了节省经费，校方决定人力拆毁此楼。更进一步，为了最大限度、最短时间、最小损耗的达到预期目的，校方抽调了体育系众多壮男，同时考虑到以人为本的理念，还特意从医学院精选部分名医，以供战后的及时抢救，防止战员丧失。

大学里的协会芸芸，据悲观人士透露，尽是一些婚姻介绍所。但龚杰不这样认为，他也有自己的协会，且这协会有一个吓人的名字，叫“毁楼协会”。成立大会上，龚会长诗兴大发，兴笔为协会题词：

皮鞋要巴掌

摔门要摔响

床架咣当当

桌子哐唧唧

玻璃全带伤

墙壁画上狼

龚会长的宿舍共住五人,人杂类多,中文系仅有一名。其中有位叫易峰的同学是舍友里年纪最长的。与龚杰有同感,高考试卷的选择题也以 A 贯到底。舍友达成五方会谈共识,首先给易峰起名为 A 大。顺理成章,龚杰就叫做 A 小,使用时日遂感到 A 小很是绕口,只好改成小 A。

集龚杰、龚会长、小 A 三名于一身,他蠢蠢欲动。客观上年纪很小来上大学,主观上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人才。数日后,意外地发现:大学校园里的人才如牛毛一般,满校遍园。失望后索性转移追求,开始物色能满足视觉感官等刺激一点的东西。同宿舍的易峰有位无血缘关系的妹妹,貌赛西施,艳惊四校(东西南北四大校区),名叫沈麦丹。可贺可庆的是沈麦丹恰好与龚杰同班。沈麦丹闲时会来找易峰,每逢此时,龚杰定会爬在窗子上,用最不完美的动作,把一个男人的自尊、自爱、自信……统统丢完后方才转回身子对易峰说:“你妹妹来找你!”

刚入学时还比较老实,没事就抱个篮球去打。其实他根本不喜欢打篮球,根本原因是篮球场旁边的羽毛球场总有美女莅临。

掐指算算,入学有一个多月,舍友们已混得滚瓜烂熟。

舍友中,易峰更多的时间是和白凡在一起,有时候也同豆乐一块去打球。同班学习且同室入睡的白凡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医生。他除过学习,其他方面尚是几张白纸。豆乐不一样,虽是舍友,却

是体育系篮球运动专业的，个头近两米高，五大三粗，睡在易峰的对铺。头对头睡着，豆乐身子长，老有半截长出床架在半空，夏天没啥大事，只是搁久了腿会发酸，收回来蜷一会儿就好。冬天可就有苦头吃了，那架在空里的半截是盖不上被子的，受尽了寒冷的袭击。最后就倒过身与易峰脚对脚睡，长出的半截还可以在易峰被角里找到些许的安慰。为此对易峰感激不已。

“和豆乐去打球，谦虚一下龚杰。”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谦虚的龚杰便欣然前往，一块儿去玩了。龚杰有恃无恐，球技较差且动作夸张霸道，常会出其不意地送一块伤疤给别人，自己却不以为然，满不在乎。次数多了，就有一些人想教训龚杰。但见龚杰和五大三粗的豆乐称兄弟般亲近，心就寒了，又遇上易峰的礼让和道歉，心又软了。久而久之，球场上若有龚杰前往，便没有人来抢地或合作。低头看看尚未痊愈的伤疤，只好愁着脸悻悻离去，换个地方玩了。

没有其他人，三个人组不成队，于是就两人干一人。干了多次，都是豆乐一人凯旋获胜。易峰与龚杰输过多次后，龚杰便作了个自我总结和检讨，其最后的结果是：他不是玩这的料，得找个别的地方消遣日子了。事实上是羽毛球场上的美女似乎已经找到了归宿，他有点紧迫感了。

就这样的生活，平静中充满着新奇，忙碌又井然有序，一切在期待中不停地探索着。

2

阴历八月一过，中秋节就在毫无察觉中如期而至。这段日子，同舍友之

间已混得极熟，彼此了解且打得火热。易峰人好，为人忠厚且乐于助人，同寝室人都尊他为峰兄，亦叫 A 大，亲和信任度一举达至空前。

这天下午，易峰在图书馆呆了整整五个小时，突然想到最近好长时间都没见沈麦丹了，应该去看看她的。自从上次自己告诉她不要轻易来男生宿舍后就再也没来过，这之前可是每天两趟的跑。说走就走，他整理完书本，叫上白凡。从图书馆出来，拐过实验大楼，踏上堆满落叶的林阴小道，这是通往沈麦丹宿舍楼唯一的道。踩着枯叶破碎的沙沙声行走在林阴遮掩的小道上，脚下软绵绵的，会有些许的宽松惬意迎面扑来，偶有零星的树叶飘下来，轻轻滑过发际和面颊。

沉溺在日久不得的宁静中，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匆匆走着。忽然白凡叫住了易峰，说后边好像有人喊你。转过身子，循声望去，见是龚杰似跑非跑过来，长吁短叹，汗渍未干，边揩汗边说自己刚打球过来，跃身扣球时余光扫见易峰和白凡，并自得地说自己球技猛长，今天表现非同一般，几分多少个篮板。末了才道出核心，说晚 8 点准时聚一聚，共庆中秋佳节，地点已安排好了。易峰问清地点后说好的，就接着往前赶路。龚杰四下里看了看，伸着脖子朝前望了望，忽又明白了什么，喊着叫着飞快撵上来，放低声音试探着问易峰这是去哪，易峰答是去找沈麦丹。龚杰听之顿时大为激动，手舞足蹈地说道：“我就……”

看到身边还有白凡，顿觉不好意思，沉了沉，到嘴边的话就噎住了。凑近易峰，右手搭肩搂着推着边走边说：“我就知道你要去找她了，那顺便叫上她，说我邀请她，或许她还不知道我，当然这就全靠你了，拜托啊！”

易峰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晕头晕脑，似懂非懂地答应龚杰道：“我问问，有时间会来的吧！”

龚杰听后满足地笑了笑，放开易峰退后几步，原路返回走了几步猛又

调过头来喊着叮嘱易峰：“A 大！ 那事，务必，拜托！”

绕到沈麦丹宿舍楼后面，放开嗓门喊几声 XXX 有人吗，即刻便有一姑娘走上阳台，探着头向下望。易峰问沈麦丹在吗？

“在呢！”没等那姑娘回答，沈麦丹已咯噔噔踱到了阳台上。

“啊！你来了，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沈麦丹略显激动地叫道。

一身素淡的着装，使沈麦丹更显清秀动人。初见白凡，听易峰说是同班同学且同室入睡，生疏之意荡然无存，心头生出同易峰一般的亲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一笑招呼过之后沈麦丹便两眼直勾勾盯紧白凡，目不转睛地上下打量一番，禁不住感慨道：“好白啊！活生生一个女的。”

自凡闻听此言，顿有一股红血自下而上，从脖根底出发即刻烧遍全脸，无处幸存。

易峰笑望着沈麦丹。

沈麦丹悟得自己出言不礼，伤及自尊，欲赔礼道歉，却料白凡借唾痰之由，已悻悻地溜到了后面。沈麦丹不解，边走边问易峰：“怎么会这样？”

易峰一时无语，过了半时才慢慢说了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嘛……”

三人赶到，但见龚杰跟一位老师模样的人海阔天空的闲扯，遂惊讶之外高兴不已。这位年轻的老师姓方，非常凑巧就是易峰所学专业的骨干老师，每周至少会与易峰、白凡和程然在课堂上相见三次，关系甚熟。易峰和白凡一眼就认出来了。

方师没有直接给中文专业带过课，只有少数选修，心理健康教育的大二学生才能每周上一次课。而龚杰这家伙谁都认识，相关的不相关的，做官的不做官的，大的小的。但绝大多数只是单方面的认识，认识人家，人家不一定记得清他的。

龚杰要给方师敬酒，环视一周，两只手端起两杯酒来，稍迟疑了一下，

放下了一杯。伴随着几句日常惯用的陈词老调双手举杯递给了方师，毕后迅速端起另一杯，说了句沈麦丹是今天唯一的女性，当应受鄙人一敬。

说这话时，龚杰有种大人物的气概。人们都看见龚杰举第二杯酒的动作之快让人吃惊，手脚出奇得麻利。当沈麦丹站起来伸出手时，故作镇静的龚杰两手却客不随主地颤抖不已。尔后沈麦丹扭头去看易峰，但见正与方师谈得火热不便打扰。摆正身子撩了撩头发，莞尔一笑。于是龚杰就坐不住了，弄得凳子吱吱响个不停……

窗外的月光亮起来了。这中秋之夜的月亮，毫不顾惜地张扬着自己，乖巧圆溜得就像初生婴儿娇嫩的屁股，亦像夜市里烤黄了的烧饼。金黄的月光铺洒在大地上，万籁俱寂，远方隐约传来一阵阵猜拳喝酒声和聚乐畅笑声。几个人都静静地坐着，大气都很少有人呼出。龚杰眼珠子倒转几圈，瞧了瞧时间，故作深沉地说：“都喝多了，夜也深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龚杰历来是个大嗓门，这话好似震醒了人们，瓦解了沉默。

起身回家之时，已是近子夜的时间。辛苦奔波了一天，人累了，天也累了，静悄悄地睡着。微风拂面，方师醉意愈深，走路不稳无法前进，左右脚颠三倒四，相互产生了矛盾，争着抢着往前走，却谁也走不到前头。右脚被地面一凸起物撞了一下，吃了亏便不敢轻举妄动。左脚不服气，愤愤不平地上前猛踹几下。

此时，在另一条路上，龚杰正小心翼翼地护送沈麦丹返宿。

这龚杰聪明过人，自知酒量有佳，吃饭时便一个劲嚷着喝酒，其他人都喝掉好多，他却滴酒未沾。聚会快要结束时，先见之明临阵发作，就蒙蒙眈眈觉得机会来了。

确实来了。这样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是酝酿爱情的绝佳时境。凭着经验和推测，易峰和白凡是顾不及沈麦丹了，肯定要去送方师的。

反正他是不去的。

月亮圆圆的，亮亮的，夜一股脑儿静得可怕。沈麦丹急速地赶路，龚杰紧跟其后。走着走着，突被脚下一片小草绊倒，等不急的就势坐到了路边花栏上，摸着小腿叫唤不止。

沈麦丹失望之余滋生出一种隐隐约约的同情，便走过来扶起他。手碰到胳膊，龚杰就如触电一般，浑身战栗，嘴唇发青。一时无语，叫唤声戛然而止，双腿一蹬，立起身来。

沈麦丹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往后退远几步，瞪着眼不解地看着龚杰。眼神里充满惊讶和恐惧。龚杰受之感染和刺激，一阵风吹来，他清醒了许多，顿时脸红不已，支支吾吾老半天才憋出几个字：“快走，宿舍楼要关门了。”

目送着沈麦丹上了宿舍楼直等到那房间熄了灯方才返回。

当夜龚杰睡得极香，半夜里开始嚼牙，附带着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话。嚼着说着还不过瘾，忽于梦中惊醒，恍惚失神，暗自窃笑。

第二天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问其何因，缄默不答，神秘兮兮的一笑了之。

3

易峰多了一位良师益友，便是方师。方师的息所是学校一单身教职工公寓。虽是单间，但整体环境上一般。陈年旧楼，沧桑不堪，一些伸出窗台的爬山虎和青藤顺着楼壁向上或向下爬着。绿阴遮掩，有点“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陋室意境。

房间里冷冷清清,简单的设置、粗陋的摆设,桌子床上堆满了各类各科的书籍稿纸,杂乱不堪,一台电脑长年可能都未曾关机过。

这俨然一派不太讲究生活标准的读书研学人气象。

与方师一起海阔天空的谈论一些话题,会使易峰激奋之外找到更多的慰藉和快乐。曾赴日留学两年多的方师,对日本先进的文化,发达的经济,尤其是医学领域的一些精髓深有所悟。

谈吐幽默诙谐又不失风度,探讨学生们喜爱。开心的时候会熟练运用汉、日、英三种语言讲故事给大家听,为此众学子们都热爱有加并钦羡不已,力图靠近试图获得绝招,无法得逞后遂佩服到五体投地,在心中默默尊称为神才或才圣。

与众师相比,方师的确有点异类。他从来都与学生走得很近,闲时甚至会挤在学生宿舍打扑克玩的,毫无距离的一起调侃。于知识结构方面,可以称作全才。能站在高校的三尺讲台上面对许多已初具独立思想的莘莘学子,讨得认可和钟爱是不易的。他有一届一届的学生,都深深打上方师思想的烙印,受益匪浅,易峰和白凡也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龚杰不一样,自从上次宣告退出“球坛”后,现在很寂寞。大脑随着大学校园里偌大的自由空间开始逐日升温发热,整天想一些酸溜溜的荤事并开始其实际行动,随时随地的寻觅和捕捉起来。

苦苦的寻觅和等待终于使龚杰找到了知己。

这天,龚杰坐在从学校到市中心的公交车上动用了自己的强项狂侃着。侃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良好,回头欲寻找听众脸上的满意度。不料这一回头却发现一姑娘跛着腿,咬着牙艰难地站在左边靠后一点,手正扶着他座椅的后背,眼神里充满了忧伤,深情地望着自己。

霎时觉得脸烧不已,懊悔自己沉于闲侃,发现不及时,屁股下好似垫了

砖，坐不安稳了。起身将座位让给她，那姑娘咬着嘴唇说了声谢谢，便安安稳稳地落座。坐稳后方将双眸投向龚杰，眸子里饱含深情和谢意，随之撩动刘海至鬓角，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传给龚杰一个完美到位的笑容。

在十月阳光的照射下，那笑容乍一看去五颜六色，甘甜醇美，细细品味却有点含蓄，也有点夸张……

与其说这次巧妙的邂逅改变了龚杰，我们不妨说是满足了他，使他所想如愿，美梦成真了。

随后龚杰便以迅雷之势同这位姑娘相识、相知并相恋了，幸福的厮混到一起。这姑娘和他同校，只是在另一个学院学管理，按年级应该算是他的学姐。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吴可可，长相不错，却有股精气。但对于饥不择食的龚杰已相当满足了，抱着盛唐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安然接受。更重要的是吴可可还说钟爱龚杰的口才，幽默风趣，并特别强调说幽默的语言只有智慧的人方可驾驭得了。言下之意就是爱上龚杰的脑瓜子。说这话时她态度谦诚，认真，从而使龚杰大受感动。

吴可可较之学校里其他女生有很大不同，首先给他人的视觉感受就迥然不同，身材性感、结实、打扮前卫，头发颜色平均三个月一变，鲜艳夺目，总是非常乱地绞在头上。她爱穿金黄色的紧身露脐装，下面配超短皮裙，厚长统袜再加一双高筒皮靴，胸开得很低，常被同学说：“恨不能一直开到肚脐下面才过瘾”。

吴可可的身体线条除过微微显胖外非常美，凸凹有致，该丰满的地方丰满得让人绝望地倾慕，常常还会对一些不丰满的朋友卖弄地说：“我羡慕死你们了，这么骨感，多棒，男人都不会对你们有邪念。我长成这样，想装清纯都装不了。”正因为如此，吴可可在管理学院很有知名度，吹男朋友比喝稀饭还快。她甚至还笑着告诉龚杰：“我每次走进校门时，门卫都要看我的

学生证，唉！那帮猪，光看这胸就知道是吴可可。学校还有哪个女孩长这么狂野的胸。”龚杰听后抚慰道：“他们也许只看了你的胸，却忽略了人。”吴可可大度得很，不但不生气，反而笑得天花乱坠。开心时会靠近龚杰用胸蹭蹭，幸亏龚杰比较前卫，倘若白凡早就吓昏了。

吴可可建议龚杰动用才气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龚杰毫不退缩和谦虚，思考后决定办个群众诗社。

为了激发广大诗歌爱好者的热情，经多日细心筹划，框架初定，于是开始行动。

这天，龚杰带领几个学生在图书馆和食堂前溜达着散发传单，像一个报童似的，挡住过往的学生，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来，来，来，捧个场，群众诗社成立揭牌会今晚七点中文系报告厅，闲的没事的消化不良想吐又吐不出来的以及和女朋友男朋友吵了架的，光棍优先当然恋人也不拒绝。这可是学校第一个学生自办的诗社，了不得的诗社了不得的诗社，来呀，来看呀！”过路的人都被龚杰小商贩的情态吸引住了，和龚杰一起散发传单的学生被弄得很不好意思。旁边的吴可可也被龚杰的滑稽模样逗笑，仰慕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忍不住摸着龚杰方正电脑式的后脑勺爱抚地说：“瞧这副德性，可以推销女式内衣了。”

晚七点果然来看的人不少，座无虚席，会上龚杰确定了诗社的宗旨方针，坚持走大众化文学道路，秉承人诗合一理念与唯美并举主题等，得到了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大力支持。

群众诗社正式宣告成立，主办单位是中文系，负责人为龚杰和系学生会会长，刊物全校公开发行。因诗社不论辈分男女老少知名度大小一律凭实力说话的缘故，学生反响强烈，社员与日俱增，声势之浩大堪与校团刊遥

遥相对势不两立伯仲难分。

诗刊首期的首页推出了龚杰一篇题为《最后一道风景》的“胡文”作为招牌。为啥说“胡文”是因为此文语言稀奇古怪表达不拘一格思想飘忽不定狂放不羁,连中文系最资深的老教授都判断鉴别不出属何种文体想要表达什么,直到读完后翻过页才真相大白。全文如下:

时间一到 / 我会疯了 / 借着疯劲 / 爬上学校最高的楼顶 /
不管 / 下边有没有人 / 最好有人最好还有很多女生 / 大喊 / 我
他妈妈的还是个处男 / 当最后一种感觉消失 / 我应该以伫立的
姿态注视前方 / 不经意间 / 奋力抓住几抹将要滑过的心情 / 当
然 / 我还要打开看看 / 于是 / 我记起了 / 我曾经还有个朋友还
是个女的顾名思义叫女朋友 / 我俩 / 甚至 / 爱的发疯爱的要死
朝厮暮守唇齿相依 / 当年的她喜欢唱《吻别》而她周围的男孩喜
欢唱《冲动的惩罚》 / 结果是真的被她周围常常唱《冲动的惩罚》
的越来越冲动的不怕冲动所到来的惩罚的男孩给吻了然后又别
了 / 与我无关 / 不要骂我 / 有时候想亲嘴时却突然发现一个女
的吃辣子而我不吃但我吃大蒜女的又不吃 / 真够倒霉当然你可
以拉上心爱的未婚妻或不心爱的已婚妻或亲爱的已婚夫或不亲
爱的未婚夫漫步在雨中或雪地再撑把小花伞 / 错了切忌伞不能
太花以免目标过于明显 / 很是渴望拥有一把能变色的伞 / 在黄
土地与雨和雪的颜色之间互换很是可惜 / 都不大可能真够倒霉
而且还有点矛盾 / 通常已婚的女子在和自己结了婚的那个男子
眼里并不心爱而心爱的只是婚前的那个女子 / 往往已婚的男子
在和自己结了婚的那个女子心里很是可爱未结婚前反倒不怎么

可爱 / 而我又发现一种新型的规律乃是心信兴形性幸间为递进
的关系解释为先谈心交流后讨得信任后渐渐兴奋后缓缓变形后
慢慢再性从而获取幸福 / N 年后我老了说不了话了我就用不大
不小的喇叭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喊 / 我他奶奶的还是个老处男 /
此时我若要站在楼顶那我将是楼下的人的最后一道风景 / 没
错 / 最后一道风景!

全文完后留出了较长的空行,翻过页写着:呕吐完又吃饱前晕过去又
醒过来敬请关注群众诗社的群众诗刊,精彩能保证多多不能保证少少。

龚杰自费印发了上千册,于星期天的整整一个上午送书上门,细微
到连各学科教研室的老教授都没放过,人大多数不在就统统夹在门缝
里。后归。

第二天上午上班后不久,学校几乎每幢楼中都发出了爆笑愤慨唾骂
声,一度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幸好人文学院院长是位倡导自由思
想的开放人士,没有细究作者的责任且据理替龚杰遮压着此文引起的轩然
大波,否则龚杰是连宿舍也不敢呆了。

成王败寇是对的,成败双方确实有距,但声名是一样大的。无可厚非,
龚杰这个名字成了公众当之无愧的议论话题,纵然败名大噪,但轰动力量
和范围实属校史之罕见。甚至有人传说戏言,国内和国外的广告商正全力
以赴地争抢龚杰这个崭露头角的广告精英奇才。

冷静几天后,风波慢慢平静。然而群众诗刊一时间点燃了广大读者的
兴趣,由龚杰的变态逐日升温,红得发紫,烧得烫手。爱好者纷纷投稿,
当稿件纷至沓来时,龚杰当机立断,决定打破半月刊、双月刊、年刊等规
律,无规律不定时发行。于是,群众诗刊第二期的选稿活动就如火如荼地

开展起来了。

群众诗刊已扬名四校(东西南北校区),稿件如钱塘江一年一度的海潮一般,势猛无比,多得、乱得像明星粉丝求爱信,几麻袋几麻袋,五颜六色,文采缤纷,幸亏明星都非职业编辑,否则可是能整理出书的。龚杰不一样,挑灯夜战,认认真真仔仔细细阅读一遍,出奇地发现竟都是废物,从而得出结论:排除特殊情况来谈,随波逐流的追风物大都不是什么上乘的东西。

接到吴可的电话后断然决定腾出几个版面给管理学院,并把管理学院的审稿大权交给了吴可。

管理学院的大哲人思维异类夸张,交上来的诗歌有哲人的特色——一波三折。有一首具有较强代表意义的叫《想还是不想》,内容如下:

灯亮时

想

熄灭灯

不想

点着蜡烛

不想去想

快睡着了

不想不想

市场经济离我很远

近在咫尺触手可摸还是远在海角天涯

想去想

它是什么

是什么啊

想还是不想